



A Farewell to Arms

Ernest Hemingway

〔美国〕欧内斯特·海明威 著

永别了，武器

(英汉双语) 孙致礼 周晔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A Farewell to Arms

双语译林

永别了，武器

〔美国〕欧内斯特·海明威 著

孙致礼 周晔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永别了,武器:英汉对照/(美)海明威(Hemingway, E.)著;孙致礼,周晔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9

(双语译林)

书名原文:A Farewell to Arms

ISBN 978-7-5447-0860-9

I . 永… II . ①海… ②孙… ③周… III. ①英语-汉语-对照读物 ②长篇
小说-美国-现代 IV. H319.4: I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78177号

A Farewell to Arms by Ernest Hemingway

Copyright © by Hemingway Foreign Rights Trust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Hemingway Foreign Rights Trust through Sean Lian
English an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9 by Yilin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08-147号

书 名 永别了,武器

作 者 [美国]欧内斯特·海明威

责任编辑 孙 峰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江苏省南通印刷总厂有限公司

开 本 652×960 毫米 1/16

印 张 30.25

插 页 2

版 次 2009年9月第1版 2009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0860-9

定 价 29.8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海明威和他的《永别了，武器》

——代前言

我们向读者译介的这部《永别了，武器》，是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在一战后写成的一部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为主题的长篇小说，也是20世纪20年代以海明威为代表的“迷惘的一代”最广受推崇的一部杰作。

—

欧内斯特·海明威于1899年7月21日出生于美国伊利诺州芝加哥市西郊的橡树园镇。他父亲是医生，酷爱钓鱼、打猎，母亲则爱好音乐、美术。由于受父母亲的影响，海明威从小就兴趣广泛，尤其喜欢摆弄枪支，常到密执安州北部的树林地带打猎、钓鱼。上高中时，海明威热衷于参加学校的拳击、足球等体育运动，同时还参加学校的演讲协会和乐队，并向校报、校刊积极投稿，很早就显示出他在体育和写作方面的才华。17岁中学毕业后，海明威没有顺从父母要他上大学的愿望，跑到堪萨斯城应征入伍，因年龄问题遭到拒绝后，他到该市的《星报》当记者，并把自己的年龄增加了一岁。当记者期间，海明威不仅加深了对社会的了解，还学会了怎样撰写简洁有力的新闻报道，为他以后文学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918年5月，海明威报名参加美国红十字会战地救护队，6月随救护队开赴欧洲战场，来到意大利当救护车司机，7月8日被炮弹炸伤双腿，住进米兰一家医院。经过十多次手术，他的腿伤终于治愈，便带着一只铝膝盖和意大利政府授予他的两枚勋章，加入了意大利陆军。然而，战争给他心灵造成的创伤是永远难以愈合的，加上他在意大利疗养期间爱上了一位美国护士，可这位护士战后却嫁给了他人，使海明威越发受到了巨大的精神刺激。

1919年初返回家乡，海明威只好重操旧业，到加拿大多伦多《星报》当记者。1921年，他与哈德莉·理查森结婚后，一同赴巴黎担任该报驻法特派记者。在此期间，海明威结识了许多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特别是许多旅居巴黎的美国作家，如格特鲁德·斯泰因、舍伍德·安德森、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埃兹拉·庞德等。以海明威、菲茨杰拉德等为代表的一批美国青年，或是直接或是间接目睹了人类一场空前的大屠杀，经历了种种苦难，因而对社会、人生大为失望，便通过创作小说描写战争的残酷，表现出一种迷惘、彷徨和失望的情绪。斯泰因称他们为“迷惘的一代”。

海明威的文学创作之路，是从短篇小说和诗歌开始的。1923年，他在

巴黎发表了处女作《三个故事和十首诗》，但却没有引起反响。两年后，他又发表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在我们的时代里》。全书由18个短篇小说组成，描写主人公尼克·亚当斯从孩提时代到战后带着战争创伤退伍还乡的成长经历，初步显示了海明威凝练、独特的叙事艺术和写作风格，引起了评论界的注意。不过真正使他一举成名的，还是他于1926年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照样升起》。小说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批青年流落欧洲的情景，反映战争给青年一代造成的生理和心理创伤，以及他们对生活和前途的失落感和幻灭感。因此，该书发表后被誉为“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海明威也成为“迷惘的一代”的代言人。

1927年，海明威辞去报社工作，潜心写作，同年发表了第二部短篇小说集《没有女人的男人》，在收入其中的《杀人者》、《打不败的人》、《五万大洋》等著名短篇中，海明威塑造了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硬汉性格”的人物，对此后美国通俗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与此同时，海明威着手创作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也是第一部战争小说《永别了，武器》。该书初稿用了八个月，修改用了五个月，而小说结尾则修改了三十九次之多。

1929年，《永别了，武器》终于问世，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涌现出来的众多反战小说中最为著名的一部。海明威返美后，先在佛罗里达居住，后侨居古巴，并曾到西班牙看斗牛，到非洲猎狮子，其间发表了多篇短篇小说，最著名的包括《死在午后》(1932)、《非洲的青山》(1935)、《乞力马扎罗的雪》(1936)。1937年，海明威发表了他的第三部长篇小说《有钱的和没钱的》，但不是很成功。同年，海明威再次以记者身份奔赴欧洲，采访西班牙内战，积极支持年轻的共和政府，创作了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剧本《第五纵队》(1938)。内战结束后，他回到哈瓦那，于1940年发表了他的第四部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小说以西班牙内战为背景，叙述了美国人乔丹奉命在一支游击队配合下炸桥的故事。跟《永别了，武器》中失去信念、没有理想的悲剧人物亨利不同，乔丹是一个具有坚强信念，并甘愿为之而献身的英雄。由此可见，《丧钟为谁而鸣》反映了海明威在创作思想上的转变，从消极反战到积极投身到正义的战争中去。小说出版后大受欢迎，被誉为“20世纪美国文学中一部真正的英雄史诗”。不过，该书也遭到了评论界的批评，有人指责海明威抛弃了他原先那种凝练、白描、纯净的艺术风格和“冰山”原则，取代的是情感的宣泄和思想的直露，因此《丧钟为谁而鸣》也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海明威在创作上走下坡路的开始。

40年代初，海明威曾来中国报道抗日战争。50年代，海明威发表了其最负盛名的中篇小说《老人与海》(1952)。小说中孤军苦战的桑提亚哥是海明威30年代创造的“硬汉性格”的继续与发展，而那句名言“人不是生来要被打败的，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则拨动了中外无数

读者的心弦，引起了他们的共鸣。在这部思想深邃、风格纯净的小说中，海明威恢复了他在《太阳照样升起》、《永别了，武器》等作品中表现出的那种优雅、紧凑、凝练的写作风格，将他的叙事艺术推上一个新的高峰。1954年，他由于“精通现代叙事艺术”，而荣获诺贝尔文学奖。1961年7月2日，海明威自杀身亡。

二

《永别了，武器》的小说原名是 A Farewell to Arms。这 arms 一词是个双关语：它既有“武器”的意思，意指“战争”，又有“怀抱”的意思，意指“爱情”。遗憾的是，汉语中找不到一个对应的双关语，因而无法寻求一个一语双关的汉语译名。以前我国有过《战地春梦》的译名，虽然蕴涵了两层意思，但是重“梦”轻“战”，冲淡了小说的反战主题。两相权衡，现在较多的人倾向于译成《永别了，武器》，虽然意犹未尽，却突出了小说的反战主题。

这部小说以一次大战的意大利战场为背景，以主人公弗雷德里克·亨利中尉与英国护士凯瑟琳·巴克利的爱情故事为主线，重点描写了亨利如何先后“告别”了“战争”和“爱情”——或者更确切地说，“战争”如何毁灭了“爱情”，深刻地揭露了战争毁灭生命、摧残人性的本质。跟作者的许多作品一样，《永别了，武器》带有一定的自传成分。一次大战期间，海明威曾作为意大利战线上的一位救护车司机，腿部被炮弹严重炸伤，与亨利有着极为相似的经历。所不同的是，海明威受伤是卡波雷托大溃败以后的事情，而亨利的受伤却发生在卡波雷托大溃败之前。另外，海明威在意大利疗养期间虽然也有过恋爱经历，但与小说中亨利和凯瑟琳的恋爱故事大相径庭，因而小说中的爱情故事显然是小说家虚构的。不过，作者写得有血有肉，栩栩如生。

亨利与凯瑟琳结识后，开始只是同她调情，并非真正爱她。后来他腿部被炮弹炸伤，送到米兰一家美国人办的战地医院治疗，恰巧凯瑟琳也调来这里工作，亨利在她的护理下逐渐康复，两人之间便产生了真挚的爱情。亨利伤口愈合后，本计划出去休假，并打算与凯瑟琳同往，不料出院前又染上黄疸病。等病好准备开赴前线时，又发现凯瑟琳已怀孕。凯瑟琳唯恐被遣送回国，因此决定暂不同亨利结婚，希望战后再成立家庭。亨利返回前线，正赶上奥军在德军配合下发起猛烈进攻，意军连连失利，全线崩溃，开始从卡波雷托撤退。亨利和他的车队也加入了大撤退。由于车辆拥挤、道路堵塞，亨利决定离开大路，抄乡村小道行驶。后因救护车陷入泥浆，亨利一行只好弃车步行，汇入意军撤退的行列。来到塔利亚门托河边时，亨利发现守桥的意大利宪兵正在逮捕和审问脱离部队的军官，并且不

分青红皂白地将他们一一处决。亨利也被扣押，面对即将被处决的厄运，他急中生智，一头扎入河中，死里逃生。上岸后历尽艰险，来到米兰医院，得知凯瑟琳去了斯特雷萨。于是他便借了一身便服，去斯特雷萨找到了凯瑟琳。两人劫后重逢，自然欣喜若狂，倍加恩爱。但是一天夜里，酒吧侍者敲响了亨利的房门，告诉他当局第二天一早要来抓他，他只好借了条小船，跟凯瑟琳一起逃往瑞士，在那里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然而凯瑟琳分娩时难产，婴儿大人双双离开了人世。亨利望着“石像”般的凯瑟琳，万念俱灰，在雨中走回旅馆。

小说在一种虚无与幻灭的气氛中结束，强烈地暗示着作品的基本思想，即战争就是灾难，战争就是死亡。战争不仅给亨利个人带来了痛苦与不幸，也给参战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小说第一章末尾写道：“一入冬，雨就下个不停，霍乱也随之而来。不过霍乱得到了控制，最后军队里仅仅死了七千人。”一场霍乱致使军队里死了七千人，这本是个不小的数字，海明威却用了个“仅仅”，确实发人深思！读者不由得在想：这七千人跟战争本身造成的死亡人数相比，一定是小巫见大巫。小说第二十一章告诉我们：意军仅在班西扎高原和圣加布里埃尔就损失了十五万人，在卡索还损失了四万人。事实上，到战争结束时，意大利虽是战胜国，却损失惨重，伤亡人数达一百六十万之多，其中六十万阵亡，二十二万终生残疾。

有的批评家称《永别了，武器》为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伟大的战争小说，然而它又不仅仅是一部战争小说，同时还是一部爱情小说，一部现代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战争导致了爱情的悲剧，而爱情的悲剧又凸显了战争的残酷；正是战争和爱情紧密交织在一起，才造就了这部震撼人心的伟大杰作。

三

然而不管战争与爱情如何交织，贯穿小说始终的还是反战的主题。战争不仅夺去了凯瑟琳及其婴儿的生命，夺去了亨利的爱情和幸福，同时也夺去了千千万万人的生命和幸福。小说中有些人物，从士兵到军官到牧师，个个都厌恶战争，盼望战争早日结束，回去过和平生活。

首先，在小说多处，海明威借助人物之口，表示了各级参战者对战争的厌倦，如第七章，发疝气的士兵问亨利：

“你对这该死的战争怎么看？”

“糟糕透了。”

“嘿，糟糕透了。耶稣基督啊，真是糟糕透了。”

再如第二十五章，亨利受伤康复后又回到前线，少校跟他说：

“……你这样说是一片好意。我很厌倦这场战争。假如我离开了，我想我是不会回来的。”

“这么糟糕吗？”

“是的。就这么糟糕，甚至还要糟糕……”

就在同一章，连里纳尔迪这个工作狂式的外科医生也厌恶战争：

“这场战争快要我的命了，”里纳尔迪说，“我给搞得十分沮丧。”他又着手捂着膝盖。

“噢，”我说。

“你怎么啦？难道我连人的冲动都不能有吗？”

与此同时，意军上上下下的官兵对指挥深为不满，对胜利失去信心。如英国少校跟亨利说：“今年这儿的仗打完了，意军是贪多嚼不烂，已经力不从心了。又说弗兰德斯的攻势不会有好结果；盟军若是还像今年秋天这样让士兵去卖命，再有一年就完蛋了……他说完全是胡闹。上面想的只是师团和兵力。大家都为师团争吵，一旦分派到手，便驱使他们去送命……我们都完蛋了。”（第二十一章）

由于指挥不力，导致了战场上的一片混乱不堪。亨利手下的救护车司机艾默是让意大利士兵而不是德国士兵打死的。对于亨利一伙官兵来说，意军的威胁比德军还要大，因为意军“后卫部队对什么都害怕”。另一个救护车司机博内洛则宁愿冒被德奥军俘虏的危险，也不肯为意军卖命，于是便开了小差。更为荒诞的是那些意大利前线宪兵。他们在卡波雷托大溃败中每抓到一个脱离部队的意军军官，既不让当事人申辩，也不做认真盘问，便通通枪决，作者以反讽的笔调描写他们说：“他们执意要在处决刚审完的那个人的同时，就专注于审问下一个人。……我们站在雨中，一次给提一人出去受审和枪决。到现在为止，凡是审问过的全枪决了。这些审问官本身决无任何危险，因而处理起生杀大权来优雅超脱，大义凛然。”（第三十章）在这里，“大义凛然”是假，草菅人命是真。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还以犀利的语言揭露了帝国主义的战争宣传。美国统治阶级在大战开始时，一边抱着坐山观虎斗的态度，一边又向交战双方供应武器，大发战争财。等眼看自己的利益受到侵犯时，便扯下和平的假面具，声言要“拯救世界民主”，捡起“神圣”、“光荣”、“牺牲”等口号，把美国青年骗到欧洲战场去送死。海明威对这种宣传极为反感，他在小说中借助主人公的内心独白说：“什么神圣、光荣、牺牲、徒劳之类的字眼，我一听到就害臊。我们听到过这些字眼，有时还是站在雨中听的，站在几乎听不到的地方，只依稀听见几个大声吼出来的字眼；我们也读到过这些字眼，是从别人张贴在旧公告上的新公告上读到的，如今观察了这么久，我可没见到什么神圣的事，那些光荣的事也没有什么光荣，至于牺牲，

那就像芝加哥的屠宰场，只不过那肉不再加工，而是埋掉罢了。有许多字眼你根本听不进去，到头来就只有地名还有点尊严。有些数字也一样，还有某些日期，只有这些和地名你能说出来，也才有点意义。诸如光荣、荣誉、勇敢、神圣之类的抽象名词，若跟村名、路号、河名、部队番号和日期放在一起，那简直令人作呕。”（第二十七章）

海明威作为“迷惘的一代”的代言人，对世界、对人生完全抱着一种绝望的情绪。他在小说最后一章有一段意味深长的描写：“我往火上添了一根木柴，这木柴上爬满了蚂蚁。木柴一烧起来，蚂蚁成群地拥出来，先往中央着火的地方爬；再掉头朝木柴尾部跑。等尾部挤不下了，就纷纷坠入火中。有几只逃出来了，身体烧得又焦又扁，东奔西突地不知该往哪儿爬。但是大多数还是往火里跑，接着又往尾部跑去，挤在那没有着火的一端，最后全都跌入火中。”（第四十一章）在海明威看来，人类好比这着了火的木柴上的蚂蚁，在“世界末日”来临的时候，再好的人都免不了一死：“对于最善良的人，最和气的人，最勇敢的人，世界不偏不倚，一律杀害。即使你不是这几类人，世界肯定还要杀害你，只是不那么急迫罢了。”（第三十四章）在小说中，亨利不少善良勇敢的意大利伙伴死于炮火，他心爱的人凯瑟琳好不容易熬过战争这一关，却死于难产。凯瑟琳生前最怕下雨，因为在她的心目中，雨是灾难和死亡的象征。在整部小说中，雨一次又一次地频繁出现，始终弥漫着一种令人窒息的悲剧气氛。

《永别了，武器》的悲剧色彩，更集中地表现在主人公亨利身上。亨利是帝国主义战争的反对者，同时又是个消极的和平主义者。他不仅从战场上逃跑，而且逃离社会，满怀沮丧绝望的情绪。在他看来，任何信仰，任何理智上的思考，都没有实际价值，都是虚妄的，只有个人的享受、个人的幸福才是看得见、摸得着、靠得住的东西。他不去追究这场战争是怎么一回事，他唯一的希望是逃离战争，逃离社会，躲进“自我”的天地。因此，他所能做的，所想做的，唯有“吃饭，喝酒，跟凯瑟琳睡觉”。这是战后资产阶级文明崩溃时期的“反英雄”形象。

四

海明威是20世纪美国最著名的一位语言大师。他的作品语言洗练，刻画逼真，既有情景交融的环境描写，又有通过动作、形象表达人物情绪的动人刻画，尤其是他那千锤百炼的电传式的对话和简洁的内心独白，形成他独特的写作风格，开创了一代文风。

海明威的独特风格在《永别了，武器》中也有突出的表现。英国作家赫·欧·贝茨曾做过精辟的分析：自19世纪亨利·詹姆斯以来，一派繁冗

芜杂的文风像是附在“文学身上的乱毛”，被海明威“剪得一干二净”。他说海明威是一个“拿着一把板斧的人”，“斩伐了整座森林的冗言赘词，还原了基本枝干的清爽面目”（董衡巽）。海明威的语言，句子结构简单，通常是短句或并列句，用最常见的连接词联系起来；他选用普通的日常用语，厌倦“大字眼”，摒弃空洞、浮泛的夸饰性文字，习惯于选用具体的、感性的表达方式。

海明威的叙事艺术以他的“冰山原则”最为著名。1932年，他在《死在午后》中第一次把文学创作比作漂浮在大洋上的冰山：“冰山运动之所以雄伟壮观，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露在水面上。”其后，他又多次做过这样的比喻。于是，“冰山原则”就成了评论界研究海明威的重要课题之一。因此可以说，“冰山原则”是海明威多年创作经验的形象总结，是他处理艺术和生活关系所遵循的基本原则。

海明威在《死在午后》中有一个解释：如果一个散文家对于他想写的东西心里很有数，那他可能省略他所知道的东西，而读者呢，只要作家写得真实，就会强烈地感觉到他所省略的地方，好像作者写出来似的。显然，海明威在此强调的是省略，主张水面下的“八分之七”应该留给读者去感受。下面，我们就以小说的第一段和最后一段为例，扼要阐释一下海明威的“冰山原则”。

那年晚夏，我们住在乡村一幢房子里，那村隔着河和平原与群山相望。河床里有大大小小的鹅卵石，阳光下又干又白，河水清澈，水流湍急，深处一片蔚蓝。部队打房前顺着大路走去，扬起的尘土洒落在树叶上。树干也积满尘埃。那年树叶落得早，我们看着部队沿路行进，尘土飞扬，树叶被微风吹得纷纷坠落，士兵们开过之后，路上空荡荡，白晃晃的，只剩下一片落叶。（第一章）

一般说来，一部长篇小说的开头应是对作品背景的简要交代。那海明威是如何交代的呢？时间：“那年晚夏”，但是没有说明是哪年；地点：只讲了“村”、“河”、“群山”等地貌特征，并未指出在何处；人物：“我们”和“部队”，但是没有说明“我们”是谁，“部队”又是哪一家的……这表明作者在貌似透明、简单的叙述中，暗藏着“隐”的手法，给读者留有很大的思索的余地，让其尽可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从遣词造句上看，作者似乎是信手拈来几个极为普通的形容词“晚”、“干”、“白”、“清澈”、“蔚蓝”、“空荡荡”，寥寥数笔，就勾勒出一幅晚夏的萧索与荒凉景象。作者使用了大量的单音节词汇，这些词汇按照轻重音紧凑有序地排列，并用英语最常见的连接词and（和）加以联结，读来颇有内在的节奏，形成了自然流畅的文风。这种干净利落、绝不拖沓的白描手法，给人以笔法老练、简单澄明的冲击。

其实，海明威所描绘的图景倒有一个毋庸置疑的好处，那就是具有

一种广阔的辐射力。作者不点明战争发生的时间、地点，不点明战争的参与者，自然就有一种辐射力：我的描写适用于更多的战争，因为一切战争都是残酷的，都会给战争参与者带来死亡和灾难。

海明威的“冰山”原则，就是用简洁的文字塑造出鲜明的形象，把自己的感受和思想情绪最大限度地埋藏在形象之中，使情感充沛却含而不露，思想深沉却隐而不晦，从而将文学的可感性与可思性巧妙地结合起来，让读者通过鲜明形象的感受去发掘作品的思想意义。阅读海明威的小说，读者会有一个感觉：作者好像不愿意让读者一下子就看懂他的作品。因此，海明威的好多作品只读一遍是无法理解其中深意的，必须反复阅读，才能在看似平淡，甚至无意义的对话与白描中领会作者的深刻含意。如小说的最后一段描写：

但是，我就是把她们（指护士）都赶出去，关了门，熄了灯，也丝毫没用。那就像跟石像告别。过了一会，我走出去，离开了医院，在雨中走回旅馆。（第四十一章）

这一段写的是女主人公死去，男主人公与其最后诀别。海明威没有正面去写主人公内心的悲恸，也没有任何场景的渲染，但却充分显示了省略掉的“八分之七”的力量。作者在描写亨利向凯瑟琳的遗体告别时，似乎不带有任何感情色彩，但读者却感到有一股强烈而深沉的感情潜流，催人泪下。在这里，文字和形象是所谓的“八分之一”，而感情和思想是所谓的“八分之七”。尤其是“石像”这个形象字眼，着实耐人寻味：男主人公原先熟悉的那个活脱脱的凯瑟琳，现在却只成了一个死沉沉的、不动不语的“石像”。亨利由此意识到：自己心爱的人死了，而她这一死，他的一切也就化成了乌有！作品的主题思想是潜在的，感情也是潜在的。最后，亨利“在雨中走回旅馆”，故事虽然戛然而止，但是作品潜在的情感却达到了高潮。亨利告别了战争，也告别了爱情，最后作者也暗示读者：他“在雨中走回旅馆”，实际上是万念俱灰，彻底幻灭。他是帝国主义大战的牺牲品和受害者。

海明威作为战士、战地记者、战争小说家，他那为了人类的正义事业而出生入死的“硬汉性格”，将永远为后人所铭记。同样，他作为一个杰出的文体家，他的“冰山原则”的影响也是永恒的。

第一部

第一章

那年晚夏，我们住在乡村一幢房子里，那村隔着河和平原与群山相望。河床里有大大小小的鹅卵石，阳光下又干又白，河水清澈，水流湍急，深处一片蔚蓝。部队打房前顺着大路走去，扬起的尘土洒落在树叶上。树干也积满尘埃。那年树叶落得早，我们看着部队沿路行进，尘土飞扬，树叶被微风吹得纷纷坠落，士兵们开过之后，路上空荡荡，白晃晃的，只剩下一片落叶。

平原上满是庄稼，还有许多果园，而平原那边的群山则光秃秃的，一片褐色。山里打着仗，夜里看得见炮火的闪光，黑暗中就像夏日的闪电。不过夜里很凉爽，让人感觉不到暴风雨即将来临。

有时在黑暗中，我们听见部队打窗下行进，还有摩托牵引车拖着大炮经过。夜里交通运输繁忙，路上有许多驮着弹药箱的骡子，运送士兵的灰色卡车，还有一些卡车，装的东西用帆布盖住，开得较慢。白天也有牵引车拖着大炮经过，长炮管用绿树枝遮住，牵引车也盖着带叶的绿树枝和葡萄藤。越过山谷朝北看，可以望见一片栗树林，林子后边，河的这一边，另有一座山。那座山也在打争夺战，但是进行得并不顺利。到了秋天雨季来临时，栗树叶全掉光了，树枝光秃秃的，树干被雨淋得黑黝黝的。葡萄园稀稀疏疏，藤蔓光秃秃的，整个乡间湿漉漉的，一片褐色，满目秋意萧索。河上罩雾，山间盘云，卡车在路上溅起泥浆，士兵的斗篷淋得透湿，沾满烂泥。他们的来福枪也是湿的，每人的腰带前挂着两个灰皮子弹盒，里面装满一袋袋口径 6.5 的细长子弹，在斗篷下凸出来，他们走在路上的样子，仿佛怀胎六个月。

路上也有灰色小汽车疾驰而过。通常司机旁坐着一位军官，后座上还坐着几位军官。小车溅起的泥浆甚至比大卡车还多。如果后座上有一位军官个头很小，坐在两位将军中间，矮小得让人看不见他的脸，只看得见他的帽顶和瘦削的后背，而且车子又开得特别快的话，那人很可能就是国王^①。他住在乌迪内^②，几乎天天都这样出来察看局势，可是局势很不妙。

一人冬，雨就下个不停，霍乱也随之而来。不过霍乱得到了控制，最后军队里仅仅死了七千人。

^①意大利当时的国王是维多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1900—1947)，曾跟随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残酷镇压义和团运动，曾默许意大利对土耳其战争，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法西斯分子攫取政权后，成为墨索里尼的傀儡。

^②乌迪内，系意大利东北部城市，当时意军的总司令部所在地。

第二章

第二年打了不少胜仗。位于山谷和栗树坡后边的那座山给拿下来了，而南面平原那边的高原上也打了胜仗，于是我们八月渡过河，住进戈里察^①的一幢房子里。这房子有个砌有围墙的花园，园里有个喷水池和不少浓阴大树，房子一侧有一棵紫藤，一片紫色。眼下战斗在那边山后的山里进行，而不是一英里之外。小镇挺不错，我们的房子也挺好。河水在我们后面流过，小镇给漂漂亮亮地攻下来了，但小镇那边的几座山就是打不下来，可我感到挺高兴，奥军似乎想在战后再回小镇，因为他们轰炸起来并没有摧毁的意思，而只是稍微做点军事姿态。镇上照常有人居住，小街上有医院、咖啡店和炮兵部队，还有两家妓院，一家招待士兵，一家招待军官，加上到了夏末，夜晚凉丝丝的，镇那边山里还在打仗，铁路桥的栏杆弹痕累累，河边先前打仗时被摧毁的隧道，广场周围的树木，以及通向广场的一长排一长排的林阴道；这些再加上镇上有姑娘，而国王乘车经过时，有时可以看到他的脸，他那长着长脖子的矮小身子和那山羊髯般的灰胡子；所有这一切，再加上有些房屋被炮弹炸去一面墙，而突然露出房子的内部，坍塌下来的灰泥碎石堆积在园子里，有时还撒落在街上。还有卡索^②前线一切顺利，使得今年秋天和去年我们在乡下的那个秋天大为不同。战局也变了。

小镇那边山上的橡树林不见了。夏天我们刚到小镇时，树林还一片青翠，可现在只剩下残根断桩，地面也被炸得四分五裂。秋末的一天，我来到从前的橡树林那儿，看到一片云朝山顶飘来。云飘得很快，太阳变成暗黄色，接着一切都变成灰色，天空被笼罩住，云块落到山上，突然间我们给卷入其中，原来是下雪了。雪在风中斜着飘飞，遮住了光秃秃的大地，只有树桩突出来。大炮上也盖着雪，战壕后边通向茅厕的雪地上，已给踩出几条小径。

后来我回到小镇，跟一个朋友坐在军官妓院里，一边拿两只酒杯喝着一瓶阿斯蒂^③，一边望着窗外，眼见着雪下得又慢又沉，我们就知道今年的战事结束了。河上游的那些山还没有拿下来，河那边的山一座也没拿下来。都得等到明年了。我的朋友看见牧师从食堂里出来，小心翼翼地踏着半融的雪，打街上走过，便嘭嘭地敲打窗子，想引起他的注意。牧师抬起头，看见是我们，便笑了笑。我的朋友招手叫他进去，他摇摇头走了。那天晚上在食堂吃意大利细面条，人人都吃得又快又认真，用叉子把面条挑起

① 戈里察是意奥边境上的一个小镇，一战前原属奥匈帝国，1916年8月被意军攻克。

② 卡索高原位于意大利东北部，1917年发生重要战役，戈里察就在卡索高原上。

③ 阿斯蒂为意大利西北部一古城，出产一种白葡萄酒。

来，直到下垂的一端离开了盘子，才朝下往嘴里送，不然就是不停地叉起面条用嘴吸，一边还从盖着干草的加仑酒瓶里斟酒喝。酒瓶就挂在一个铁架子上，你用食指扳下酒瓶的细颈，那纯红色的、带丹宁酸味的美酒，便流进同一只手拿着的杯子里。吃完面条后，上尉开始调侃牧师。

牧师很年轻，动不动就脸红，穿的制服和我们一样，不过他灰制服胸前左面口袋上，多一个深红色丝绒缝制的十字架。上尉操一口洋泾浜意大利语，据称是为了照顾我，让我能全部听懂，免得有什么遗漏，对此我有所怀疑。

“牧师今天泡妞了，”上尉说，眼睛望着牧师和我。牧师笑了笑，红着脸摇摇头。上尉常常逗他。

“不对吗？”上尉问。“今天我看牧师泡妞了。”

“没有，”牧师说。其他军官都被逗乐了。

“牧师不泡妞，”上尉接着说。“牧师从不泡妞，”他向我解释说。他拿起我的杯子倒上酒，一直盯着我的眼睛，可是目光也没错过牧师。

“牧师每天晚上是一对五。”饭桌上的人全都笑起来。“你懂吗？牧师每天晚上是一对五。”他做了个手势，纵声大笑。牧师只当他是开玩笑。

“教皇希望奥地利人赢得这场战争，”少校说。“他喜欢法兰兹·约瑟夫^①。钱都是从那儿来的。我是个无神论者。”

“你看过《黑猪》吗？”中尉问。“我给你弄一本吧。就是那本书动摇了我的信仰。”

“那是本下流龌龊的书，”牧师说。“你不是真喜欢吧。”

“这本书很有价值，”中尉说。“是讲那些牧师的。你会喜欢看的，”他对我说。我向牧师笑笑，牧师也在烛光下冲我笑笑。“你可别看，”他说。

“我给你弄一本，”中尉说。

“有思想的人都是无神论者，”少校说。“不过我不相信共济会^②。”

“我相信共济会，”中尉说。“那是个高尚的组织。”有人进来了，门打开时，我看外面在下雪。

“雪一下就不会再有进攻了，”我说。

“当然不会有啦，”少校说。“你该休假了。你该去罗马、那不勒斯、西西里——”

“他应该到阿马斐^③去，”中尉说。“我替你给我在阿马斐的家人写几张卡片。他们会像喜欢儿子一样喜欢你。”

“他应该到巴勒摩^④去。”

“他该去卡普里^⑤。”

①法兰兹·约瑟夫 (1830—1916)，1848—1916 年为奥匈帝国皇帝。

②共济会是一种秘密团体，天主教严禁教友参加这种组织。

③位于意大利西南部的阿马斐海岸，是著名的旅游胜地。

④巴勒摩是意大利西西里岛西北部的港口城市，也是西西里岛的首府。

⑤意大利西海岸那不勒斯附近一风光迷人的小岛。

“我希望你去看看阿布鲁齐^①,见见我在卡普拉柯达的家人,”牧师说。

“听,他连阿布鲁齐都提出来啦。那儿的雪比这儿的还多。他可不想去看农民。让他到文化和文明中心去吧。”

“他应该玩玩好妞儿。我给你开一些那不勒斯的地址。美丽的年轻姑娘——都由母亲陪着。哈!哈!哈!”上尉把手摊开,大拇指朝上,其他手指展开着,如同在表演手影戏。墙上出现他手的影子。他又说起了洋泾浜意大利语。“你去时像这个,”他指指大拇指,“回来时像这个,”他点点小拇指。人人都笑起来。

“看哪,”上尉说。他又摊开手。烛光又把他的手影投到墙上。他从竖起的大拇指开始,依次将大拇指和四个指头叫出名字来:“Soto-tenente(大拇指),tenente(食指),capitano(中指),maggior(无名指),tenente-colonello(小拇指)。你去的时候是 Soto-tenente! 回来的时候是 tenente-colonello!”^②大家都笑了。上尉的手影游戏大获成功。他看着牧师大声嚷道:“每天晚上牧师都是一对五!”众人又大笑起来。

“你应该马上去休假,”少校说。

“我想跟你一起去,给你当向导,”中尉说。

“回来时带一台留声机吧。”

“还带些好的歌剧碟来。”

“带些卡鲁索^③的唱片。”

“别带卡鲁索的。他只会吼叫。”

“难道你不希望能像他那样吼叫吗?”

“他只会吼叫。我说他只会吼叫!”

“我希望你到阿布鲁齐去,”牧师说。其他人还在大声叫嚷。“那里打猎可好啦。你会喜欢那儿的人,虽然天气寒冷,但是清爽干燥。你可以住我家。我父亲是有名的猎手。”

“走吧,”上尉说。“我们逛窑子去吧,别等到人家关门了。”

“晚安,”我对牧师说。

“晚安,”他说。

第三章

我回到前线时,我们的部队还驻在那小镇上。附近乡间,炮比以前多

^①阿布鲁齐,亦称阿布鲁佐,意大利中东部一地区名,濒亚得里亚海,古时,这里的意大利部落曾长期抵抗罗马人的征服,反对教皇国。

^②这些意大利词汇含有军衔的意思:soto-tenente 少尉,tenente 中尉,capitano 上尉,maggior 少校,tenente-colonello 中校。

^③卡鲁索 (1873—1921),意大利著名男高音歌唱家。